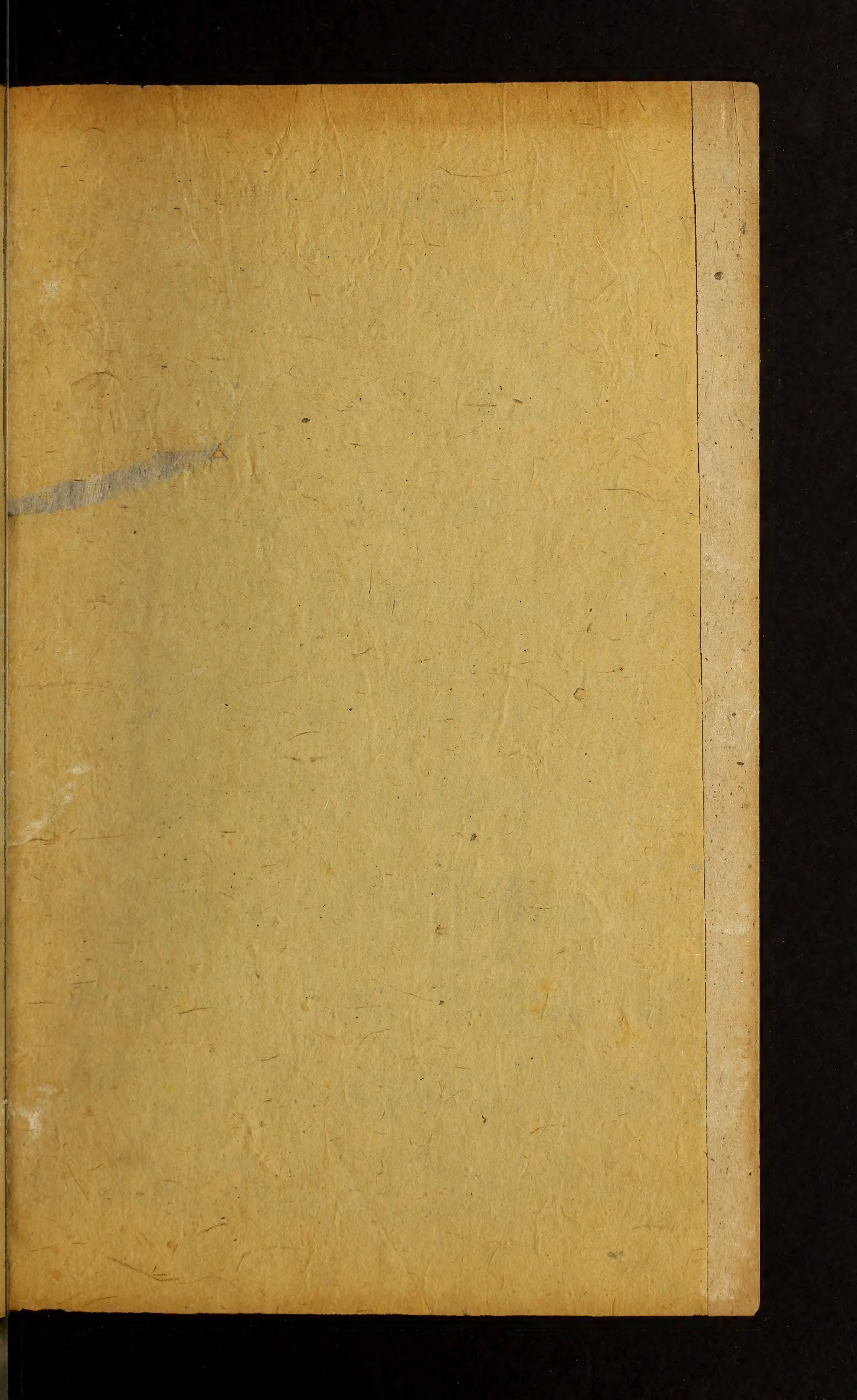

LIBRARY
JUN 18 1968
UNIVERSITY OF TORONTO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六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明　宗人李春熙皥如輯

宗裔李獻之較正

宗後學李榮[illegible]重訂

建炎進退志總敘上之上 計字五千弍百六十六

靖康元年秋余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以言者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寧江二年春行次長沙蒙恩復舊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六

皖桐左光先羅生選

宋　李綱伯紀著　　明　宗人李春熙皡如輯

宗裔李嗣立較正

宗後學李榮芳英重訂

建炎進退志總敘上之上 計字五千弍百八十八个

靖康元年秋、余罷知樞密院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除觀文殿學士知楊州以言者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尋移雲安、二年春、行次長沙、蒙恩復舊官、除資政殿大學士、領開

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都城圍閉、道路阻絶、父之聞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王室、以四月初啓行、自巴陵乘舟泛江、五月初次繁昌、得元帥府檄、方審都城破、二聖播遷、號慟幾絶、次太平州、覩今上登寶位赦書、改元建炎、悲喜交集、是時金陵爲叛卒周德等所據、因帥臣宇文粹中、殺官吏居民、焚舟船不可勝數、刼掠官府、士民財物、爲之一空、雖受發運判官方孟卿招安、而擐甲乘城、殺戮恣横如故、余遣使臣齎文檄諭之、令聽禀節制、勤王乃肯釋甲、然猶桀傲不以時登舟、擅驅不當行士卒、欲乘間遯去、次金陵、因

與轉運判官權安撫使李彌遜謀盡誅其首惡四十六人而以其徒千餘人令提舉常平官王枋統之以行因奉表請行在賀登極且辭領開封府事之命上書論時事幷具奏金陵東南形勝之地新罹兵火宜早擇帥以鎮撫之次寶應聞已降麻告廷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隴西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荷上特達之知感極而繼之以泣次泗上以汴流淺涸捨舟陸行是時四方勤王之師皆已放散因留湖南金陵兵卒於泗奏取指揮獨取數百人防護以徃次虹縣始被受尚書省劄子有旨趣召盍行在

前此不知余出江淮以來遣使賚賜御書并降詔皆
自湖北往至是得金陵奏乃劄報新除有召旨也因
奉表劄以辭恩命次會亭上遣中使王嗣昌傳宣撫
問賜茶藥各一銀合奉表以謝次穀熟御史中丞顏
岐遣人授文字封以御史臺印開視之乃論余不當
爲相章疏其大意謂張邦昌爲金人所喜雖以爲三
公眞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余爲金人所惡
雖已命相宜及其未到罷之以爲中太一宮使兼講
筵宜置之閑地前後凡五章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
余欲余之留外而不進也乃知命相蓋出於淵衷獨

斷而外廷所以沮之者無所不至益以感懼或勸余不若遂留余曰國家艱危至此極矣豈臣子事形迹避嫌疑自愛惜之時哉上知遇如此得一望清光敷陳腹心退就田里死且不朽如岐言何足恤會復遣使趣召遂行有旨賜御筵於金果園命中書侍郎黃潛善押宴尚書右丞呂好問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同與即具奏辭免次金果園龍圖閣學士兼侍讀董耘來見傳上旨常遣從事郎劉默齎御書由湖北徃逕卿書中有學窮天人忠貫金石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懸諒非不世之才何以協濟事功之語感激流

涕。遂如行在、遇三執政南都門外、告以已具辭免御筵、乃歸館所、時以城北鈐轄司爲府第、少頃、上遣使趣見、進對于內殿、見上欷歔、不覺涕泗之横流。上亦感動。因奏曰、金人不道。專以詐謀、取勝中國。而朝廷不悟。一切墮其計中。旣登城矣。猶假和議已定之說。以欵四方勤王之師。凡都城子女玉帛乘輿服御、歷代所傳寶器、下至百工技藝。無不畢取。然後刼遷二聖、東宮后妃、嬪御親王宗室。凡係於屬籍者。悉驅以行。遣姦臣傳命、廢滅趙氏。而立張邦昌。僞號大楚。在京侍從百官。北面屈膝。奉賊稱臣。莫有死節者。自古

言宋和时知李忠公之忠照見為見

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賴天祐我宋大命未改故使陛下總師于外爲天下臣民之所推戴系隆緒繼絶統此非人力乃天授也興衰撥亂持危扶顛内脩政事外攘夷狄以撫萬邦以還二聖皆責在陛下與宰相宜得有大過人之材者相與圖治以成中興而考爰之際首及微臣自視缺然力小任重恐不足以仰副陛下特達知遇之意伏望聖慈追寢成命改授其人天下幸甚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畧甚久在靖康時宣力爲多特爲同列所不容故使卿以非罪去國而國家有禍故如此朕常進言於淵聖欲使夷

狄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眇然以一身託
於士民之上賴卿左右扶持以濟艱難此志已定卿
其勿辭余頓首泣謝且道董耘所傳聖語苟知如此
雖糜捐不足以報德然臣未到行在數十里間御史
中丞顏岐封示論臣章疏謂臣爲金人所惡不當爲
相如臣愚惷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爲其所
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爲金人
所惡不當爲相則不可且爲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
此必有以得其心者而反用以爲相則自古賣國以
與人者皆爲忠臣矣今陛下用臣斷自淵衷而岐之

諭如此。如臣迂疎。自知不足以當重任。但願一望清光。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聖慮。有以審處於此。上笑曰。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無辭而退。此不足恤。余奏曰。陛下天縱睿聖。固不難察此。然臣材力綿薄。實不足以勝任。因出劄子。再拜力辭。上慰諭久之。遣御藥邵成章。宣押赴都堂治事。又命執政聚於都堂。即上馬歸。日已暮矣。時六月朔日也。翌日有旨立新班奏事。對於內殿。同執政奏事訖。留身奏上曰。自古人主惟論一相。相得其人。則朝廷正。而天

下之事舉相非其人則朝廷亂而天下之事廢方承
平無事之時猶當考論其相而况艱難多事之際乎
譬如負重致遠力秪足以勝百斤而使之荷千鈞之
重則必顛踣於道路矣以今日國勢觀之外則強敵
陵侮二聖在其掌握内則兵力單弱盜賊竊發破州
縣者不可勝數朝廷之上僭偽之臣方且保崇信任
與聞國政州縣官吏顧望進退視朝廷號令如罔聞
知當此之時雖聖賢馳騖有所不足而欲以臣之迂
疎獨任其責雖三尺之童有以知其難也伏望聖慈
博選天下之有材智者爲相佐陛下共濟艱難而

臣憂患餘生得以退藏於深渺不勝幸甚上曰卿素以忠義自許豈可於國家艱危之時而自圖安閒朕決意用卿非在今日社稷生靈賴卿以安卿其無辭余感泣再拜曰臣愚陋無取不意陛下知臣之深也然今日之事持危扶顛以創業爲法而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昔管仲語齊桓公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能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知人能信任之而參以小人猶足以害霸況於爲天下而欲建中興之業乎方靖康之初淵聖皇帝慨然有

圖治之意而金人退師之後漸謂無事不能分別邪正進君子退小人而賢否混淆是非雜揉且和且戰初無定議至其晚節專用姦佞而黜忠良虜騎再來遂有宗社不守之變如臣者徒以愚直好論事為衆人不容使總兵於外而又不使之得節制諸將自度不足以任責乞身以退而又百端讒譖竄逐遠方必欲殺之而後已賴淵聖察臣孤忠特保全之卒復召用然已無及矣不謂今日遭遇陛下龍飛初無左右先容之助徒採虛聲首加識擢付以宰柄顧臣區區何足以仰副圖任責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如臣孤立寡與更望聖慈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於
君子小人之間使臣得以盡志畢慮圖報涓埃雖死
無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邀說皆中一時
之病類多施行後世美之臣常慕其爲人今臣亦敢
以十事仰干天聽陛下度其可行者願賜施行臣乃
敢受命其未合聖意者願賜折難臣得以盡其說上
可之余因出劄子奏陳其一曰議國是大畧謂中國
之御夷狄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而靖康之
末皆失之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自治專
以守爲策俟吾政事修士氣振然後可議大舉其二

曰議巡幸大畧謂車駕不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爲巡幸之計以天下形勢觀之長安爲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皆當詔有司預爲之備其三曰議赦令大畧謂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前日赦書一切以張邦昌僞赦爲法如赦惡逆選人循資責降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氾濫不可行謂當改正以法祖宗其四曰議僭逆大畧謂張邦昌爲國大臣不能臨難死節而挾金人之勢易姓建號身處宮禁南面以朝其後不得已乃始奉迎朝廷尊崇之爲三公眞王參與大政非是宜正典刑垂戒萬

世、其五曰議僞命、大畧謂國家更大變故、鮮伏節死義之士、而奉賊旨、受僞官、屈膝於其廷者、不可勝數、昔肅宗平賊、而汙僞命者、以六等定罪、今宜倣之以勵士風、其六曰議戰、大畧謂軍政久廢、士氣怯惰、宜一新紀律、信賞必罰、以作其氣、其七曰議守、大畧謂賊情狡猾、勢須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以扼其衝、其八曰議本政、大畧謂崇觀以來、政出多門、綱紀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其九曰議久任、大畧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效蔑著、宜審擇而久任之、以責成功、其十曰議脩德、大畧謂上初膺天

命宜益脩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興每劄讀訖又數陳其所以然上皆令留榻上俟詳覽有當施行者降出翌日降出議國是巡幸赦令戰守五劄餘皆留中次日與執政同奏事於內殿進呈議國是劄子上曰今日之策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有旨令促留守司脩治京城祗備車駕還闕欵謁宗廟詔求與軍襄陽府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府以備巡幸次進呈議赦令劄子僉謂藝祖登位曾赦惡逆今已行難追有旨選人惟有職者循資謫降罪廢官令刑部具元犯申朝

次、等第敘復、次進呈議戰議守劄子、有旨令討論脩舉軍政、措置控禦條件以聞、奏事訖、執政退、余留身奏上曰、臣愚瞽、輒以管見十事、冒瀆天聰、已蒙施行五事、如議本政、久任、修德、三事無可施行、自應留中、所有議張邦昌僭逆、及受偽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降處分、上曰、執政中有與卿議論不同者、更俟款曲商量、余奏曰、邦昌僭逆之罪、顯然明白、無可疑者、天下皆謂邦昌、處虜中歲餘、厚結虜酋、得其驩心、故破都城、遷二聖東宮、盡取親王宗室以行、邦昌盍與其謀、此固不可知、然邦昌當道君朝在

政府者幾十年、淵聖即位、首擢爲樞、奉使虜中、方國家禍難之時、如能以死守節、推明天下所以戴宋之義、以感動其心、虜人未必不悔禍而存趙氏、邦昌方自以爲得計、偃然當之、正位號、處宮禁者、月有餘日、虜騎既退、四方勤王之師集、邦昌擅降僞詔以止之、又遣郎官、分使趙野翁彥國等、皆齎空名告身數百道以行、迨彥國等囚其使而勤王之師日進、邦昌知天下之不與也、不得已、乃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而議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議者不同、臣請備論、而以春秋之法斷之、若都城之人、則謂因邦昌立而

得生、且免再取科金銀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征討、遣使奉迎而怨之、若天下、則謂邦昌建號易姓、其奉迎特出於不得已、而憤嫉之、都城德之、元帥府怨之者、私也、天下憤嫉之者、公也、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趙盾不討賊、則書以弑君、今邦昌已僭位號、賊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與不討賊而已、其罪為何如、昔劉盆子以宗室、當漢室中衰、為赤眉所立、其後以十萬衆降光武、秪待以不死、今邦昌以臣易君、其罪大於盆子、不得已以身自歸、朝廷旣不正其罪、而又尊崇之、以為三公眞王、參與國政、此

何理也議者又謂邦昌能全都城之人與宗廟宮室不為無功而陛下登極緣邦昌之奉迎無邦昌則陛下何以自明臣皆以為不然譬之巨室之家偶遭寇盜主人之戚屬悉為驅虜而其僕欲奄家室奴婢為有之幸主人者有子自外歸迫於衆議不得已而歸所有乃欲遂以為功其可乎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之所推戴邦昌何力之有臣於劄子中論之詳矣方國家艱危陛下欲建中興之業當先正朝廷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置而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執政中有議論

不同者、乞降旨宣召、臣得與之廷辯、如臣理屈、豈敢復言、上許之、乃令小黃門、宣令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上語之故、而潛善主之甚力、大槩不由前所陳詰難數四、乃屈服、然猶持在遠不若在近之說、余曰、邦昌當正典刑、何遠近之有、借使在近、當幽縶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潛善不能對、上顧呂好問曰、卿在城中知其詳、謂當如何、好問對曰、邦昌僣竊位號、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又引德宗幸奉天不挾朱泚行、後以爲悔、以附會潛善不若在近之說、余曰、呂好問之言、首鼠兩端、且援朱泚以爲例、非是、

方德宗之狩奉天朱泚蓋未反也姜公輔以其得涇軍心恐資以爲變請挾以行德宗不聽而其後果然今邦昌巳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勿以爲相無不可者上頗感動而汪伯彥亦曰李綱氣直臣等不及上曰卿欲如何處置余曰邦昌之罪理當誅夷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僞命者等第謫降可也上曰俟降出卿劄子來日將上取旨余拜謝旣退竊思若邦昌之事順逆曉然而猶費力如此其他豈

可不憂、是夕劄子果降出、翌日同執政進呈、潜善猶左右之、乃以散官安置潭州、次進呈議僞命劄子、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聞死節、往往因以爲利、如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詈諸王、余大均誘取宮嬪、以爲妾、卿知之否、余奏曰、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敦尚名節、故士大夫鮮廉寡恥、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路人然、罕有能仗節死義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京畿諸路詢訪、優加贈恤、如王及之、余大均、朝廷見付御史臺推鞫、必得其實、臣聞方金人欲廢趙氏、立張邦

昌令吳幵莫儔傳道意旨往返數四京師人謂之撻疾鬼王時雍徐秉哲奉金人旨追捕宗室戚里令居民結保不得容隱以衣袂聯屬以往若囚繫然其後迫道君東宮后妃親王出郊皆臣子之所不忍言又受僞命皆爲執政此四人者當爲罪首上以詢呂好問而好問以爲有之得旨皆散官廣南遠惡州軍安置餘以次謫降內王及之余大均胡思陳冲等以贓濫繫御史臺候結案日取旨李若水贈官外霍安國贈延康殿學士有死節者令諸路詢訪以聞又進呈顏岐待罪章疏執政贊上欲令依舊供職有旨令除

待制與宮觀、執政退、余留身上曰、卿昨日內殿爭張
邦昌事、內侍輩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余拜謝曰
自非陛下英睿天縱、豈能決斷如此、天下不勝幸甚
臣雖愚陋、敢不黽勉自力、以圖報稱、因為上言今日
國勢、比之創業為尤難、蓋創業之主、乘興起之運、積
小成大、猶或易為、今日當國勢委靡不振之時、夷狄
盜賊、憑陵擾攘之後、士風偷惰、人情畏怯、府庫空虛、
郡縣殘破、百度廢弛、而欲奮厲整頓、以成中興之功、
正猶大廈之傾、持顛扶危、須一一修葺、而材料鮮少、
此所以為尤難也、正賴陛下剛健不息、以至誠惻怛

之意加之、不爲群議之所動揺。先其大者急者、而小者緩者徐圖之、信任而責成功、臣乃得以竭盡思慮以裨補萬一、臣竊觀自古創業中興之主、莫如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寛誠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不惑、故能決大事、成大功、戡定禍亂身致太平、臣常取其行事大節、編爲一書、便於觀覽、欲繕寫進呈、以備乙夜之觀、應今日之變、誠以數君爲法、中興之功、亦不難致、上可之、因論高祖光武太宗數事、合於今日者、上皆以爲然、復奏上曰、人主莫大於兼聽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故舜明四目、達四

聰、而天下治、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
而士民之願效其智慮尤多、陛下即大位巳踰月、而
匭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者、上曰、
屢語執政、猶未措置、卿可便與施行、余退、因批旨置
登聞鼓院、於行在便門之外、差官吏權攝、又請置看
詳官兩員、於侍從職事官中選用、應士民上封事、陳
獻利害、候降出、並付看詳官簽擬、可施行者、將上取
旨、又於省門置司、以受詞訴公狀、至是巳三具表劄
辭免恩命、皆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乃詣閤門受告
有旨兼充御營使、以覃恩告廷、轉正奉大夫、加食邑

賓封、時六月六日也

建炎進退志總敘上之下 計字四千三百九十七个

是日同執政對于內殿、余奏上曰、以今日國勢而覩靖康間、其不逮遠矣、然而有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而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革靖康之風、而中興可圖、然而今日之事、須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所謂規模者、外禦強寇、內銷盜賊、脩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議興舉而問罪

金人迎還二聖此規模之大畧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夫河北河東者國家之屏蔽也料理稍全然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棄置兩路不復料理而欲自安於東南譬猶外有寇盜不爲之藩籬而欲安於堂奥其可得乎今河北河東雖爲金人殘破而河東所失者忻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不過真定懷衛濬四州而已皆靖康之末失之真定以新易李邈爲帥懷以折彦質遯去衛以朝廷遣使交割濬以無城郭之故其餘中山河間慶源保塞雄覇深祁恩兾邢洺磁相

信安廣信二十餘郡、皆爲朝廷守、兩路士民兵將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堅、在州郡者依城郭、無城郭者依大河、西山、結山寨以爲固、皆推豪傑以爲頭領、多者數萬、少者亦不下萬人、如此、知名字者已十數處、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有以大慰撫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爲金人所迫、糧盡力困、坐受其斃、強壯而狡猾者、從賊、其次者爲盜、老弱稚孺渡河、而朝廷何以待之、且金人善因兵於敵、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之心、使救援之兵、久而不至、危急無告、必且憤怨朝廷、使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皆精兵也、彼復何待借兵於

他國哉驅之以擾中原而將之以酋首中國之兵亦將望風奔潰未易禦也臣愚以謂莫若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陛下德意所以不忍棄兩河於夷狄者措置經營結連其豪傑而用之救援危急收復州縣朝廷應副錢糧告勑有功者即命以官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隨其高下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非特絕其從賊之心又可資其力以禦敵朝廷久遠無北顧之憂此最今日之先務也僉議亦頗以爲然上曰誰可任此者余奏曰陛下儻採用臣策臣當

詢訪其人、續具聞奏、旣退、詢於士大夫間、多謂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河東、而余亦頗聞其爲人、張所者、山東人、以進士擢第、有材氣謀畧、嘗靖康間、爲監察御史、朝廷以金人再犯闕、欲割棄河北旣遣使矣、虜騎薄城、京師圍閉、所在圍城中、獨上言乞以蠟書募河北兵、淵聖許之、蠟書至河北、士民皆喜曰、朝廷欲棄我於夷狄、猶有一張察院欲救我而用之乎、應募者凡十七萬人、故所之聲滿河北、部勒旣定、會都城破、謀弗果用、上即位於南都、所首至行在、見上論列、且條具應募首領姓名人數、合措置事

件以聞、朝廷欲以爲郎官、奉使河北、以董其事、會所以察官上章、論黃潛善及兄潛厚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上留之、乃謫所厯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是時余尚未至行在也、故衆謂招撫河北、此非所不可、然余以所嘗論潛善之故、頗難之、事旣迫、他無可使者、不得已一日過潛善閤子中、相與款語曰、吾輩蒙上委任、以艱難之秋、實負天下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日議置河北招撫司、捜訪殊無人、可以承當、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如所之罪、孰不以爲宜、第今日事迫矣、一失機

會、悔不可追、不得已勢須收試用之、如用以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冐死立功、以贖過、似無嫌、第未知於公意何如、倘能先國事、後私怨、爲古人之所難、不亦美乎、潛善欣然許諾、乃薦之於上且道潛善意、上悅、有旨、借所通直郎、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是時所已赴謫所、遣使臣齎劄子召之二十餘日而後至、上召對、摹畫稱旨、錫五品服、內府賜緡錢百萬、以備募兵、半年錢糧、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畿兵千人爲衛、將佐官屬、聽自辟置、一切許以便宜從事、有朝請郎王圭者、眞定府人、眞定旣破、率衆

數萬、保西山、屢勝金賊、聞上登極、自山寨間道來、獻
其所謀、正與朝廷同、能道河北事尤詳、有旨除直秘
閣招撫司參謀官、使佐所尼留行在者、又二十餘日
而後行、傅亮者、陝西人、以邊功得官、諳練兵事、靖康
初、至京師、上封事、請以親王爲元帥、治兵於河朔、淵
聖不喜、令押出門、其冬復有薦者、再召之、亮至、而都
城已破、率陝右京西勤王兵三萬人、首至城下、屢立
功、統御將佐、士卒如古人、斬斬整一、無敢犯令者、上
即位、亮請行在、召對、除通直郎、直秘閣、而亮之爲人、
氣勁直、議論不能屈折、執政不喜之、除知滑州、滑兩

經廢破、無城壁、亮上疏自陳曰、陛下復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亦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爲悖慠不遜、降通判河陽府、亮憤懣而去、余至行在、亮已行、使人召之、乃來、與語連日、觀其智畧氣節、眞可以爲大將者、欲且試之、乃薦於上、以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王瓌爲使、瓌亦陝西人、累立邊功、僉謂在武臣中可用者、上宣諭亮前疏中語、余賡上意而奏曰、人臣論事、言不激切、不足以感動人主、激切則近謗訕、故昔之聽言者、必察其所以、如果出於謗訕、何所逃罪、至於有所激而去、則必恕之以來讜

言如周昌之對高祖劉毅之荅武帝皆人之所難堪
者而二主恕之以其有所激故也亮之言如此但欲
激陛下以歸京師耳非有他故願聖度有以含容之
且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爲尤難如亮者今未見其
比異日必能爲朝廷立大功氣勁言直乃關陜氣俗
之常不足深責上乃許如所請並召對賜襲袍帶賜
亮五品服與兵萬人告勑銀絹與川綱之在陜西者
詔京西陜西漕臣應副粮草餘如張所已得旨而遣
之初余既建議以料理河北河東爲所當先者適後
宮降誕皇子率執政入賀余奏上曰皇子降誕者之

祖宗故事、當肆赦、陛下登寶位、赦已曠蕩、獨遺河北河東而不及、勤王之師、天下尚觖望、夫兩路爲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而勤王之師、雖不曾用、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雪、亦已勞矣、病疾死亡者、不可勝數、恩卹不及、後日復有急難、何以使人、願因今赦、該載德意、上嘉納、故皇子赦、於二者尤詳、又請降詔褒慰兩路守臣、將佐軍民、諭以朝廷措置救援不棄之意、守臣各轉兩官進職、餘具職位姓名以聞、又詔自今有能收復兩路已陷州郡、及救解危急、保全一方、功效顯著

者並除本處節度觀察團練防禦使依方鎮法又詔兩路軍民自今不得撰造事端以疑慮擅殺官吏又命使臣齎夏藥徧賜兩河守臣將佐又命榷貨務印造見錢鈔遣使齎送兩路州郡又命降見錢鈔三百萬貫付河北東路陜西路漕司廣糴應副兩路又命起京東路夏秋絹於大名府椿管川綱河東衣絹於永興軍椿管以待兩路支俵於是兩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蠟書日至間有破賊捷報虜人圍守諸郡者往往抽退而山寨應招撫經制司募者甚衆又擇武臣可用者置沿河巡察使自河陽抵瀛滄凡六處

各有地分、以爲斥堠、而潛善建議、令馬忠將所部兵會雄州弓箭手、李成所募兵、凡五萬人、擣虛入界、虜必釋諸郡之圍以自救、余以爲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此固古法、但今日士怯兵弱、恐未可以深入、而馬忠者在靖康初、雖嘗宣力、其後官崇志滿、自愛惜、不肯決戰、屢敗衄、恐不足以任此、此莫若使之與張所協力先復濬衛懷三州、士氣既振、乘勢鼓行而北、則諸郡之圍必解、而真定可復、河北可以得無事矣、事固有因時而制宜者、此也、是時金人留兵三州、秖數千人、餘皆

驅虜吾民剝剪用之張所遣間與之結連多願爲内應者以官軍民兵相表裏而圖之功可指日而成故余之策出此而潛善堅執其議上可之余不欲力爭乃以忠爲河北經制使而以張換副之換者陝西人質朴有謀而善戰其材遠勝於忠既使副忠又令與張所相應援而換亦以余之策爲然進呈諫官鄧肅論僞命臣僚劄子多已行遣而肅曾在圍城中知之爲尤詳有未及者數人皆等第行遣如十友之類令留守詢訪姓名以聞其言頗及呂好問好問者申公夷簡曾孫以元祐黨籍久困州縣士大夫頗推其恬

於仕進、靖康初、余薦於淵聖、以爲諫官、其後爲侍從、邦昌僭逆、以爲執政、而好問嘗以蠟書至元帥府、故上即位、首擢爲右丞、肅諭之頗悉、而侍御史王賓、亦上疏極言好問、在圍城中、方淵聖拘於虜、言、宜以蠟書至元帥府督進師、而反勸進、爲懷貳而挾姦、無大臣節、況嘗汚僞命、不可以立新朝、好問懇、求去甚力、乃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又進呈肅論耿南仲父子章疏、上曰、南仲誤淵聖罪、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夫復何道、乃以散官安置嶺南、而其子延禧落龍圖閣學士、令隨侍、又進呈王賓論范訥趙野王襄、總

師逗遛不進、而縱其下暴掠甚於寇盜、章疏有旨降
官分司、而賔論之不已、乃皆以散官安置、又論京西
湖北、爲金人盜賊侵犯、有能以死固守、而保全一方
者、有賊未至而先遁、遂失守者、謂宜襃黜以明功罪、
如趙子崧之守陳、趙子櫟之守汝、閻孝忠之守蔡、黃
叔敖之守襄陽、李彥卿之守漢陽、鄂倅趙令禪之應
援黃州、縣令陳規之守德安、程千秋之守公安、皆宜
襃賞、有旨轉兩官、或與職名、而以令禪知黃州、規知
德安、千秋通判荆南、如陸德先之棄隨州、鄧雍之棄
荆南、舒舜舉之棄郢州、趙縱之棄復州、皆宜黜罰、有

旨隆兩官落職、有類此者言事官條具以聞、又論折彥質爲宣撫副使、而逃亡入川峽、錢蓋爲陝西置制使、而逃至湖北、許高許亢防河、而逃至江南、倘不懲戒、則後孰肯以死任責者、有旨彥質散官安置、高亢編管嶺南、蓋落職降官分司、會南康軍、奏高亢寓其境、欲謀變、守倅以便宜誅之、而待罪、衆謂擅殺爲非是、余曰、淵聖委高亢守河、付以兵甚衆、賊將至而先走、以鐵騎五百、自潁昌挈家、趨江南、沿路刼掠、甚於盜賊、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捍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

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戒乎、是當賞、上亦以余言爲然
乃命各轉一官、是時范訥王襄罷而開封府與留守
闕官、余薦宗澤於上、以爲留守、非澤不可、澤、淛東人、
自爲小官、卽卓犖有氣節、敢爲不詭隨於世、以故屢
失官、靖康間、知磁州、上以康邸、持節使虜、中。時金人
已再犯河北、澤力挽留、以爲不可行、其後有元帥之
命、遂卽大位、澤之功爲多。同列忌之、譖毀百端、不得
留府中、旣而除知襄陽府、余到行在、澤適至、與語亹
亹可聽、發於忠義、至慷慨流涕、故余力薦之、上笑曰、
澤在磁、凡下令、一切聽於崔府君、余奏曰、古人亦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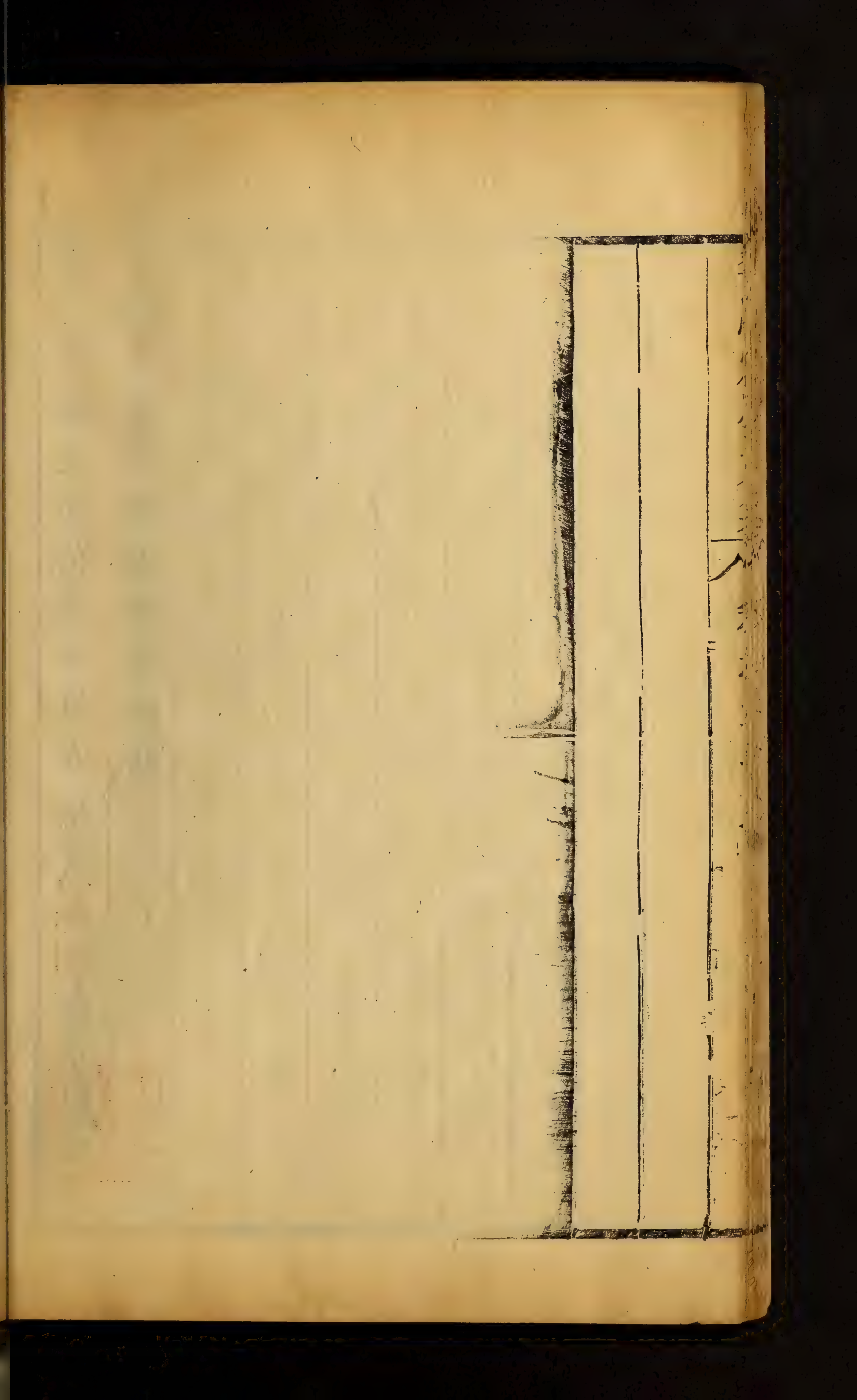
用權術、假於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單是也、澤之所爲恐類於此、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非得人以鎮撫之、不獨外寇爲患、亦有內變可虞、使澤當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兼留守、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脩治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雖嫉之者深、竟不能易其任也、知北京徐處仁死、余薦杜充代之、而以劉錫代充守滄州、又頗易置諸路帥臣監司、及京東西守臣。然常患帥材之難得也、一日上批出、遷汪伯彥知樞密院事、而除張慤同知、慤是時、方自河北都

轉運使、除户部尚書、初至行在、余因對奏上曰、懋以財利強幹稱、以爲户部尚書、乃其任也、今纔供職、遽除執政、不惟太峻、未副人望、兼户部財計、頼懋措置、乞少緩之、候懋措置財計、稍就緒日、除擢未爲晚、陛下用宰相、臣不得而與、至執政臣當聞、敢以爲請、上乃止、令遷伯彦、而以潛善遷門下侍郎、兼中書、後二十餘日、竟除懋、蓋潛善主之也、余因對復奏曰、臣前欲少緩張懋、除命、非沮之、正欲藉其力、措置户部事、今陛下已擢用懋、乞且以户部事委之、乃命懋兼總領户部財用、上又令以許景衡爲中丞、王賓除諌議

大夫時景衡以給事中召未至余奏曰陛下以景衡爲中丞誠得其人然故事中丞無自外除者王賔遷則臺中無長官乞候景衡至行在日降處分上許之是時除侍從卿監郎官館職以補班列之闕及召赴行在者多未至而行在官出自圍城中者多求東南差遣以自便上命余草詔以戒諭之其後許翰至余薦之於上謂翰外柔内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與大政上亦喜其論事乃以爲尚書右丞然翰之來晚不能有相助也㧞汴河上流爲盜所決者數處決口有至百步者閉塞久不合乾涸月餘綱運

不通兩京乏糧米價騰踴朝廷責降都水使者陳求
道榮嶷皆爲散官依舊領監事又命提舉京城所陳
良翰同共措置凡二十餘日而水復舊綱運沓來乃
令三分留一於行在每綱到即間撥入京師糧始足
米價始平又擇使臣八員爲沿汴廵簡每兩員將兵
五百人自洛口管認地分至西水門分布防察乃免
濫决之患又於兩京城外及沿汴至泗增置廵簡商
賈始通人情始漸復舊命進奏院邸吏分兩番赴行
在增給食錢朝廷差除鏤板傳報外路增置馬遞鋪
添給錢糧命令始通州郡命綱運入京者還載諸部

公案圖籍赴行在官府始有稽考蓋行在草創凡百
皆逐一施行措置悉類此也



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八

建炎進退志總敘下之上 计字六千九百九十六个

一日同執政奏事内殿余留身進呈三劄子一曰募兵二曰買馬三曰募民出財以助兵費余奏上曰國家以兵爲重方熙豐盛時内外禁旅合九十五萬人至崇觀間而闕額不補者幾半西討夏人南平方臘比事幽燕所折閲者又三之一至靖康間金賊再犯闕潰散逃亡者又不知其幾何方建炎赦天下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側者三十餘萬人其間多係召募民兵儻擇正兵之可用者留十餘萬分屯要害州郡運

糧給之以爲後圖亦足以壯聲勢而備緩急朝廷乃一切放散而京東河北之兵在元帥府者又皆援例以歸遂使行在禁旅單弱雖旋蒐裒其勢不多何以捍強敵而鎮四方今已散之兵既不可復追而東南之人其性輕剽不可使之遠戰耐勞苦習戰陣惟西北之人可使爲今日之計莫若取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方河北之人爲金人搔擾未有所歸之時而關陜京東西流爲盜賊強壯不能還業者甚衆乘此遣使四路優給例物以招募之新其軍號勒以部伍得十數萬人付之將帥以時教閱訓練不年歲間皆成

精兵於要害州郡別置營房屯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此最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馬政不修騎兵鮮少乃以步軍當其馳突宜乎潰散蓋祖宗朝養馬於監牧孳生蕃盛所在雲布故軍旅之用足至崇觀間監牧廢而爲給地牧馬有其名而無其實既無孳生馬益銷耗其後燕山陷沒馬之入於夷狄者不可勝數金人初犯闕河北京畿之馬爲之一空其後破都城首下令括馬而京師之馬入于賊者萬有餘疋今行在騎兵既已不多又皆瘦劣官馬既無獨陝西京東西諸路尚有私馬宜

降指揮立格尺以善價買之可以濟一時之乏只閒養馬必皆上户及僧道命官之家中下户自無馬可養取之既不厲民而旬月閒馬遂可集朝廷討論監牧之制修復馬政命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責效在年歲之外馬不患乎不足此亦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國家新罹寇難京師帑藏悉爲金人所取外路州郡以調發勤王之師財用爲之一空今又募兵買馬招捉盜賊措置邊事應副殘破州縣振舉百度凡圖中興非常賦之所能供辦又不可横賦暴歛科取於民如免夫錢天下至今咨怨惟上二等物力有餘之家

可行勸誘、使斥其羸餘、以佐國用、而以官告度牒上之
類償之、使朝廷軍馬精強、措置邊事就緒、盜賊衰息
彼乃得保其財產、不然、雖欲保家室不可得、況財產
哉、宜命州縣、委曲諭以德意、必有樂輸從命者、此又
今日不得已之急務也、然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全藉
州縣官吏、體朝廷德意、而奉行之、其有抑勒科配、致
搔擾者、重寘于法、奉行有敘、不擾而辦者、量加旌賞、
令諸路監司、保明按察、以聞、則三者可以指日而辦、
上皆以為然、命以劄子付中書省、條具取旨、乃與黃
潛善商議、於陝西河北募兵各三萬人、於京東西募

兵各二萬人合為十萬許召募白身於諸色廂軍中揀選招收潰散兵卒改刺創置軍號驍勝壯捷忠勇義武龍武虎威折衝果毅定難靜邊凡十軍每號四軍每軍二千五百人例物白身人全給依上禁軍法量增分數餘給半許用諸路關額禁軍錢常平司錢不足郎自朝廷應副每募及一軍就本路選差有材武大小使臣充將官部隊將押赴行在內京東西委兩路提刑司河北委招撫司陝西委經制司而以錢蓋依舊為陝西經制使初蓋在靖康間嘗建議河外湟鄯之地於朝廷無毫髮利而歲費不貲為中國患

不若求青唐之後而立之使撫有其舊部以爲藩臣
朝廷省費、而新邊弓箭手、皆可徙至河内、以備使令、
有益麻黨征者、故王之子、素爲國人信服、倘封立之
必得其力、至是用其策、故遣蓋爲使、齎告、賜益麻黨
征、措置湟鄯事、而因委之以募兵、又議買馬、分爲三
等格尺、價直、除命官將較、見養馬、不許括買外、餘並
籍記赴官揀選、及格尺中披帶者、即時給還價直、每
及百疋、差官一員、管押赴行在、隱寄妄冒、有馬不籍、
及無馬而抑勒令置買者、並科違制之罪、委逐路提
刑司總之、又議募民出財、宜降詔曉諭、俾州縣勸誘、

有能出財助國者、籍記姓名多寡、申朝廷、給降度牒償之、入財多者、取旨推恩、應勸誘到錢物、並別項樁管、聽候朝廷指揮、專充募兵買馬、緣邊事支用、若有敢科配搔擾者、命官竄責、吏人決配、委監司按察、凡募兵買馬、勸民出財、奉行有敘、保明推賞、中書條具進呈、有旨從之、又議措置控禦、修舉軍政、余謂唐之方鎮、當時實賴其力、以定患難、第措置失宜、而其後行姑息之政、威柄浸移、乃有尾大不掉之患、祖宗革去其弊、削弱州郡之權、一切委以文吏、非沿邊諸路雖藩府亦屯兵不多、無敢越法行事、以處太平無事

之時可也、一旦夷狄長驅、盜賊蠭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手足不足以捍頭目、爲今之計、莫若稍倣方鎭之制、擇人任之、假以權勢、減上供錢穀、使之養兵而訓練之、大小相維、遠近相援、庶幾可以救今日之患、夫方鎭者、節度使之兵也、其次有觀察團練防禦、今既以爲階官、不可復改、宜於沿河沿淮沿江諸路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使帶總管鈐轄、都監、以寓方鎭之法、許其便宜行事、辟置寮屬將佐、以治兵、不數年間必有可觀、昔馬燧之鎭太原也、承鮑防之後、兵力衰單、燧募厮役、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居

一年、闢廣場集兵三萬、威震北方、李抱真之鎮澤潞也、乘戰伐後、賦重人困、軍旅彫刓、乃籍户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令閑月得比偶習射、歲終大較、親按籍、第能否、賞責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戍卒二萬、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此方鎮之效也、要在得人以任之、寛其銜勒、以責成功、而誅賞廢置之柄、悉在朝廷、使無不掉之患、則今日控禦之策、宜無大於此者、至於軍政、當法古揆今、而更張之、古者自伍兩卒旅、積而至於二千五百人而爲師、又積而至於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其將帥正長、皆

素具、故平居恩威足以相服、行陣節制足以相使、昔
身運臂而臂使指、無不可者、此所以能捍患禦敵、而
成功也、國朝之制、惟以五十人爲一隊、五百人爲一
指揮、而有故出師、始命將佐、取具臨時、兵將初不相
識、而欲其臨患難而用命、指揮如意、葢亦難矣、今宜
法古五人爲伍、中擇一人爲伍長、五伍爲甲、別選一
人爲甲正、四甲爲隊、有隊將、正副二人、五隊爲部、有
部將正副二人、五部爲軍、有正副統制官節制統制
官、有都統節制、都統有大帥、皆平時選定、閑居則閱
習、有故則出戰、非特兵將有以相識、而恩威足以相

服驅之行陣、益多益治、此韓信多多益辦之術也、夫用兵以賞罰爲勸沮、而自崇觀以來、有功者賞踰期、敗衂者罰不及、用命死敵者、以收身不到爲名、而無贈䘏、遇敵奔潰者、以轉山迷道爲辭、而反招收、賞罰如此、豈復有軍政哉、宜置賞功司、凡士卒有功者、即時推賞、後有不實、坐所保將帥、而將之敗衂、卒之逃潰者、必誅、臨陣死敵者、寬主將之罰、使必以實告、而優贈䘏之、庶幾士氣猶可作也、且祖宗嚴禁軍逃亡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犯階級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離部伍之法、而近年不復行也、嚴失主將之

法、而近年不復行也、若此之類、皆宜申明約束、增重法制、又納級計功之法、有當議者、如選鋒精騎、陷陣却敵、神臂弓、強弩勁弓、射賊於數百步外、豈可責以斬首級哉、若此之類、宜命將帥、保明全軍推賞、余又具劄子、於上前論之甚詳、僉謂帥府要郡之制可行、但未可如方鎮、割隷州郡、措置軍政、當先施行於御營司、及招置新軍、乃命京東東西路、京西南北路、河北東路、永興軍路、淮南江南、兩浙東西路、荆湖南北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總管、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

武臣爲之副、改路分爲副總管、路鈐轄爲副鈐轄、州鈐轄爲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辟置寮屬、依帥臣法、屯兵聚糧、皆有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而提刑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本路帥臣、當職官措置兵馬先就緒者、當優議施賞之、命招置新軍、及御營司兵、並依新法團結、五人爲伍、伍長以牌書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爲甲、甲正以牌書伍長五人姓名、百人爲隊、隊將以牌、書甲正

四人姓名、五百人爲部、部將以牌書隊將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爲軍、統制官以牌書部將正副十人姓名、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而逃亡死傷、皆可周知、三省樞密院、同置賞功司、置籍以受功狀、三日不簡舉施行者必罰、受賂乞取者、行軍法、許人告、遇敵逃潰者斬、因而爲盜賊者誅、其家屬。凡軍政申明約束、及更改法制者、數十條、皆勑榜通衢、將士觀者皆奮厲、余又具劄子奏上曰、朝廷所以備禦夷狄者皆在邊郡、城池器械、一切備具、故敵未易攻、金人盜賊、乃擾吾腹心、而中原郡縣、積習承平之久、城池堙

處並無器械何以禦敵金人盜賊所至官吏軍民多不能守而郡縣遂陷沒者非特士氣怯懦葢禦敵之具不備使然宜詔諸路州郡以漸修葺城池繕治器械朝廷量行應副有能葺治備具者當旌賞一二以勸之有旨依奏應州縣欲脩城池者申朝廷給降祠部應副又奏金人專以突騎取勝而中國騎少步多固宜多致潰散夫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此必至之理故古人之戰多以兵車衛青所以能深入匈奴者以用武剛車自環而依以為固也馬燧所以兵雄朔方者以製為戰車冒以狻猊犀象列戟于

後、行以載兵、止以爲陳、遇險則制衝冐也、後世徒見房琯、嘗以車戰敗、遂不復用、殊不知制禦突騎、非車不可、顧所以用之如何耳、但當以革冐之、以備火攻、故古之兵車、謂之革車者、所以防火也、臣在靖康間、駐軍河陽、制車簡易輕捷、數人可推、運行進退旋轉曲折、皆如人意、每車用卒二十五人、行則爲行陳、止則爲營壘、平原可以馳逐、險阻可以控扼、士卒有所依、而鐵騎不得以奔衝、其制甚精、凡造數百兩、教閱月餘、士卒皆習熟、會臣罷不果用、今宜頒其制於京東西、俱制造而教閱之、其詳具劄子中、因繪圖進呈、

有旨令御營司製造閱習諸將皆以為可用乃須降兩路委提刑司總領之又奏大河江淮皆天設之險帝王所恃以守其國者也然須措置控扼以人績加之乃為我用苟委之自然不復措置雖大河奔湍虜騎潛渡如枕席之上況江淮哉嘉祐中范仲淹請於河陽上流置戰艦水軍習水戰以備契丹之深入當時不從其議至於靖康間金人渡河如入無人之境蓋無水軍戰艦以擊其渡而控扼之也昔曹操盛兵以臨江表周瑜以舟師破之赤壁而操終身不敢窺吳由是觀之使有水軍戰艦因其濟而擊之得一勝

則敵人破膽矣且虜人便於騎射而舟楫非所便以我所長攻彼所短其勝萬全但有其備使彼不敢輕濟為利已博況勝之哉為今日計莫若於沿河沿江沿淮州郡置造戰艦因其俗之所宜招募水軍凡習水而能操舟者皆籍記其姓名平居許其自便有故則糾集而用之逐時教閱量行給賞不年歲間皆為精兵則所以固吾圉者莫要於此其詳亦具劄子中有旨如所請招置水軍以樓船凌波為號又命御營司幹辦公事楊觀復賫空名告徃江浙募人造船餘路委提刑司措置總領又奏上既於河北陝西京東

西四路募兵、而軍器衲襖旗幟之類、經靖康之變類多散失、內庫甲冑甚多、特太重大、兵卒不能勝、乞降指揮、條具軍器衲襖闕數、下諸路轉運司、製造、於行在置司、取內庫甲、改爲大小三等之制、及圖畫式樣、製造旗幟之屬、上皆可之、又詢訪陝西山東、及諸路武臣材略可用者、百餘人、乞召審察、以備將佐偏裨之用、有旨、皆召赴行在、自六月初至是凡四十餘日、措置邊防軍政之類、始漸就緒、是時朝廷議遣使金國、余奏上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於神明、今陛下以上皇淵聖、遠狩沙漠、食不甘味、寢

不安康、思迎還兩宮、致天下養、此孝悌之至、而堯舜之用心也、然今日之事、正當枕戈甞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使刑政脩而中國強、則二聖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使冠蓋相望、卑辭厚禮、朝迎暮請、恐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以為然、命余草表、并致書二虜酋、乃以周望傅雱皆借官為二聖通問使、齎表及書以往、又奏上曰、陛下當艱難之時、為臣民之所欣戴、纂承大統、宜降哀痛之詔、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具言祖宗功德、涵養海內之深、金賊不道、屠戮生靈之酷、社稷艱危

之急。二聖播遷之痛。今日所以賴天下士民同心協力。相與扶持保守。以致中興者。凡所告諭。必盡誠意明白言之。無有隱諱。使讀而聞之者。雖武夫悍卒。知所激厲。然後按其所言。次第行之。無為虛文。務施實惠。必能昭格天意。感激人心。轉危為安。有不難也。昔陸贄有言。履非常之危。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不可以常理諭。又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正今日之謂。上乃命余撰擬詔文進呈。須降。又具劄子。以謂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廣。內自朝廷。外至州縣監司。宜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

條具、乃詔省臺寺監官、以繁簡相兼、復開封府舊制、減學官員額、罷提舉常平司、併歸提刑司、罷兩浙福建市舶司、併歸轉運司、復幕職曹官舊制、非萬戶縣不置丞、罷吏員三分之一、又請以三省堂吏、依祖宗法、轉官不得過朝請大夫、初陳乞出官、止爲通判、應前宰執子弟、以恩數帶貼職、及侍御以上、並罷、宰執及見任宮觀待闕、未有差遣、京朝官以上、俸錢並減三分之一、有旨、從之、是時四方潰兵爲盜、如祝靖薛廣党忠闞瑾王在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余謂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銅馬

緑林下江之屬、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黃巾、以破袁紹、顧所以駕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則易以叛去、移徙之、則彼必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則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營司、差官每招安到一頭項、即先號令有元係良民願歸業、及有營房兵卒、願歸營者、給券及公據遣之、遣去大半、又擇其羸弱不勝兵者、放散、獨留強壯、願充行陣立功者、以新法團結、每一軍、差大小使臣充部隊將、及擇有材畧者、為統制官、以統之、而其頭領、皆命以官、於他統制下充准備將領、及差遣之類、於是無叛去者、獨淮南劇賊

杜用山東李昱丁順楊進皆擁衆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皆有潰兵數千人作過余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敵而盜賊乘間竊發擾吾郡縣其勢不先靖內寇則無以禦外侮盜賊雖主於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懼則彼無所忌憚勢難遽平宜分遣兵將討殄數處則餘者自服上以爲然乃命御營都統制王淵率師討杜用都巡簡劉光世討拱州叛兵統制官喬仲福討李昱韓世忠討魚臺賊不旬月間皆破之斬杜用李昱獲甲馬寶貨不貲餘悉平殄丁順楊進乃就招撫司招安過河惟李孝忠

者、破襄陽、擾京西湖北、余建議遣范瓊討之、范瓊者、在靖康間、爲統制官、將兵河東、頗宣力、其後歸京師、權步軍指揮使、京城破、淵聖幸虜營、留不遣、有閤門宣賛舍人吳革者、私結禁衛、欲刼虜營、迎淵聖歸、謀洩爲瓊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誅之、上即位、瓊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爲降詔、言節義所以責士大夫、至於武臣卒伍、當渦畧之、以責後效、瓊尚反側、至是余奏遣之討賊、使離都城、瓊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殺孝忠、招安其餘、以赴行在、一日與執政奏事便殿、上出絹背心一、宣諭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齋來、領

中有親書八字曰便可即真來救父母余與執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於道君者宜藏之宗廟以示後世道君遠幸沙漠所望於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竭盡駑鈍措置邊事以副陛下聖孝思慕之意執政退余留身論及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有至終夜不寢而卒有播遷之禍何也余奏曰淵聖在東宮十餘年令德聞於天下及即大位憂勤恭儉雖古之賢主無以遠過適當國步艱難之時勤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群言紛至為小人之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

近君子而遠小人、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余因論靖康之初、金人犯闕、中國所以應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內禪一也、淵聖固守二也、使其後更得一策、中國可以無事、而和與戰兩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爲梗、方金人初犯闕、提兵不過六萬人、既薄城下、累日攻擊、知都城堅、而士卒奮厲、不可攻、則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請和、臣獻策淵聖、以謂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許者、有不可許者、宜遣使者、往來款曲、與之商議、俟吾勤王之師既集、然後與之約、其可與者許

之共不可與者堅執而勿許則約易成而和可久當時不以為然一切許之其後果不能如約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師集於都城四面者三十餘萬臣獻策淵聖以謂兵家忌分宜使節制歸一用周亞夫困七國之策以重兵與之相臨而分兵收復畿邑使無所得糧俟其困而擊之一舉可破當時不以為然置宣撫司盡以勤王之兵屬之故姚平仲得先期舉事而朝廷懲劫寨小衄不復議兵賊退又不肯邀擊遂使金人有輕中國之心而中國之勢日弱此失其所以戰也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一失機會

悔不可追、譬猶醫者治病、證候旣明、而不投藥、遂有至於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機會、尤不可失、願陛下以靖康爲鑑、審處而决斷以應之、庶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來、遂不能守、何也、余奏曰、靖康之初、與靖康之末、其勢不同、條目甚多、臣請論其大者、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國虛實、亦無必犯京闕之意、特中國失備、無兵以禦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來、兩路並進、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賊至城下、不數日間、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來、賊已圍城、始

以蠟書募天下兵遂不及事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賊寨于西北隅而行營司出兵屯于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問絡繹不絶勤王之兵旣集賊遂歛兵不敢復出其後再來朝廷自决水以瀦浸京城西北瀰漫數十里而東南不屯一兵使賊反得以據之故城中音問不傳於外而外兵亦不得以進此其不同者三也淵聖卽位之初將士奮厲用命其後賞罰失當人心稍解體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圍城之初城中措置有敘號令嚴肅晝夜撫循未嘗少休聞其後無任其責者賊至造橋渡壕恬不加卹以十數人登城

將士遂潰、此其不同者五也、臣在樞密院時、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詔書已累月、及臣宣撫河北、即詔減罷大半、蓋朝廷專恃和議、以謂金人必不再來、一切不為之備、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勢不同而禍生於所忽也、翌日奏事、因裒聚靖康初建議措置、與金人約和、用兵次第劄子、及朝廷分置宣撫司、指揮、後在宣撫司論、不當減罷防秋兵章疏、進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諭曰、宣撫司官屬、靖康間迫逐非辜、可並與差遣、乃條具進呈、有旨曾任郎官監司人、與知州、軍差遣、曾任館職以上人、與通判差遣、餘並陞一等、選

人與優便占射余因奏上曰、靖康間雖號爲通言路、然臺諫官、如李光陳公輔余應求、議論頗峭、皆遠貶、其實塞之也、乃納劄子、勸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皆嘉納、與執政同進呈、臣僚論宋齊愈事、初齊愈爲右司員外郎、自圍城中、出詣行在、自陳以病在告、不與僞楚事、除諫議大夫、至是臣僚論其首建議請立張邦昌、按據甚明、上以其欺罔、且首建僞楚之議、震怒、命付御史臺、鞫治證驗明白、齊愈欵服、衆頗爲之救解、上曰、齊愈姦惡悖逆如此、豈可不正典刑、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衆乃

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斷、仍牓其罪於通衢、又進呈御
史臺、鞫治陳仲余大均洪芻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圍
城中、誘置內人爲妾、及因抄劄金銀、自盜入己、上曰、
此何等時、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測、衆救解之、有
旨、情重者長流海島、餘編置嶺南、又進呈留守司、鞫
治承華夫人李氏公事、初張邦昌退歸府第、出禁中、
李氏送之、有語指斥乘輿、上聞之、命留守司、同御藥
院於內東門推治、李氏欵服、且言邦昌居福寧殿、李
氏嘗以養女陳氏、侍邦昌、寢其後、邦昌之婦入禁中、
乃留其親隨人、而易以陳氏歸府第、上震怒、謂邦昌

敢居宮禁寢殿姦私宮人可以見其情狀余奏曰邪昌既敢僭竊位號此乃細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邪昌有旨李氏決脊降配軍營務下民爲妻又宣諭王時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狀余奏曰人臣不能伏節死義而不顧君父一至於此雖犬彘有所不若蓋天下所同憤嫉姑俟邊事就緒徐議再行遣未爲晚也因納劄子乞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划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倣弓箭手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教閱之又請於陝西河北東路京東西置制置使使

以遠近相應援有旨皆付中書省條具進呈取旨其

後遂置諸路制置使而餘事以余罷政皆不果行

宋李忠定公文集選卷之二十九

建炎進退志總敘下之下　計字六千〇七十二个

初余嘗從容奏上曰、朝廷外則經營措置河北河東兩路、以爲藩籬、葺治軍馬、討平盜賊。內則修政事、明賞罰、皆漸就緒。獨車駕巡幸所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勢根本也。一去中原、則人心揺而形勢傾矣。臣嘗建巡幸之策、以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今縱未能行上策、猶當適襄鄧、示不去中原、以係天下之心。選任將帥、屯列軍馬、控扼要害、以折虜人之謀。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

高宗初志甚好使果長聽李忠定之謀何至偏安一隅乎

勢遂定而近日外議紛紜皆謂陛下且幸東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復我有車駕還闕無期而天下之勢遂傾難復振矣上曰但欲迎奉元祐太后及津遣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獨留中原訓練將士益兵聚馬雖都城可守雖金賊可滅矣余再拜賛上曰陛下英斷如此雖漢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過也因言履艱難之運者不宜懷安高祖光武太宗皆身將兵披甲冑冒矢石於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但車駕不去中原則將士思奮人百其勇盜賊不敢覬覦兩河易爲經略雖少勞苦而後享安逸倘媮取

一時目前之安。如後患何。中外未知陛下聖意。乞降詔以告諭之。上乃命余擬撰詔文。頒降。牓之兩京。讀者皆感泣。因措置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宮。以崴猷閣待制孟忠厚爲提舉。一行事務。步軍指揮使。郭仲荀。統兵扈衛。餘令有司排辦。後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以避狄。令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以聞。余留之。因具劄子。極論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而中興之主。

計畫久熟思數計老臣謀國忠讀之言

撥亂定功以兵馬爲先一失西北則二者無自得之形格勢禁非特失地利而已今舉華倘或南幸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乘間以擾吾關輔盜賊且將蠭起跨州連邑朝廷號令不行精兵徤馬亦以遺賊道路梗塞人心驚潰陛下雖欲還闕有不可得況治兵勝敵以歸二聖哉惟南陽光武之所以興有高山峻嶺可事控扼有寬城平野可屯重兵西通關中可召將士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貨財東達江淮可運糧餉北距三都可遣救援暨議駐蹕自冬徂春兩河措畫就緒即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取還巡幸東

南手詔、令與執政商議、翌日再具劄子、援楚漢滎陽成臯間、曹操袁紹官渡事、論天下形勢甚詳、又與執政議於上前、余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但一失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將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且有後艱、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誠不敢任此責、且陛下既已降詔、獨留中原、人心悅服、柰何詔墨未乾、失大信於天下、願斷自淵衷、以定大計、上乃許幸南陽、令措置合行事件、有旨、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委以修治城池、繕葺宮室、官

府朝廷降塩鈔錢帛委轉運使范之才等儲峙粮草命發運司撥江湖綱運由襄江通漕命四川變轉輕貨陸路自陜西江路自歸峽以入南陽以黃潛厚爲提舉一行事務以郎官陳衮李儔幹辦角遞以發運使李祐爲隨行轉運使將以秋末冬初擇日啓行而潛善伯彥陰以巡幸東南之計動上意其議頗傳于外客或謂余曰士論洶洶咸謂密有建議者東幸已决南陽聊復爾耳盍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余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安危存亡於是乎分成命已行儻或改易吾當以去就爭之且上英睿必不爲

異議所惑。不然。吾可貪月寵祿。爲保身計。虛受天下之責哉。然自是雖未嘗有改議巡幸之命、而上每批出、改易已行指揮、如批買馬、秖令每州買馬百疋、余奏上曰、元降買馬指揮、不立額數、秖令有馬及格尺者、依等第給價買之、今若每州限以百疋、卽無馬去處、必須科配、卻反成搔擾、及又批出募兵、改刺新軍、有害軍政、余奏上曰、元降募兵指揮、許改刺者、秖謂潰散兵卒、無營房可歸者、卽非以見在營房兵卒、許之改刺、因以中書元批旨進呈、上意乃悟、上批出李擢、已經淵聖責降宮觀、今又責之爲太重、余奏上曰、

李擢在圍城中、淵聖委令提舉京城南壁、實守陳州門一帶、金人造橋渡壕、擢恬不省察、故責降宮觀、其後竟自所造橋、渡兵破城、擢之罪大矣、特城破之後、淵聖不暇再行遣耳、今以散官安置、已爲輕典、倘猶以爲重、何以戒失守、使後來者任責、潛善左右之甚力、上乃令降作分司、又批出翁彥國吳昉擾東南、並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初余未至行在、彥國已除知江寧府、委令脩城、及繕治宮室、朝廷給塩鈔十萬貫、彥國具劄子以爲不足用、余奏上曰、崇觀間、賜臣僚一第、費百萬、今委彥國以脩城、又新經

兵火之餘、令其治宮室、秪給錢十萬貫、誠爲太寡、有旨撥兩浙淮南鹽鈔四十萬貫、付之爲五十萬、且降指揮、令其因陋就簡、不事華壯、上一日忽宣諭彥國脩城等搔擾、余奏上曰、創脩宮室、一新城池、鳩工聚材、計置塼灰、工料浩大、集事之初、其勢不得無擾、莫若明降指揮、令其掇移諸州神霄宮、及常平司廨宇、一切折舊脩葢、城壁亦因舊增葺、使彼有所遵守、則費用省而搔擾之患自息、乃命尚書省劄下、既而復批出責降、且命降詔、葢潛善以彥國於余爲姻家、故密啓之、以爲譖愬之端也、既得上批札、適同日得江

寧府奏狀、彥國已死、又吳昉無職名可落、僉謂宮觀
大優、將上取旨、上曰彥國已死不須行遣乃令放罷
吳昉、委提刑司取勘、仍降詔慰撫東南、如此之類、批
出者頗多、初余每因留身奏事、從容論治體及有所
規諫、雖苦言逆耳、上皆嘉納、至是奏陳當世急務、擬
進指揮、多不降出、余因知譖愬之言、其入已深、一日
對內殿、留身奏上曰、臣以菲材、誤蒙聖慈使待罪宰
相、當國家艱難之時、付以天下之重、臣夙夜黽勉、雖
久患痞疾、亦不敢在假將理、思竭駑鈍以報稱知遇
之萬一、近日屢煩宸翰、令改正已行事件、臣遂一按

據辯明、幸蒙聖察、又所進擬措置機務、多未蒙降出、顧臣孤拙寡與、獨荷陛下特達之知、忌娼者多、恐必陰有譖愬、而離間臣者、書言時則勿有間之、而管仲亦以信用君子、而又以小人參之爲害霸、夫君子小人、若氷炭然、勢不兩立、治亂安危、係其進退、在人主有以察之而已、因出劄子、極論君子小人之理、且言靖康間、淵聖聽用唐恪、而恪姦邪舞智、以御其君、能徘淵聖之心、移易是非、變亂白黑、卒譖罷徐處仁吳敏而奪之相、其後遂致禍故、方陛下勵精圖治、枕戈嘗膽、振起中興之功、誠不願蹈覆車之轍也、夫疑則

當勿任任則當勿疑持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須致察於此上慰諭曰無此但朕思慮偶及之耳其餘章疏見省覽非晚降出余拜謝而退至八月五日告廷遷余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食邑實封而除潛善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既命兩相則潛善顯沮張所而罷傅亮余以去就爭之遂定進退雖知墮潛善策中蓋勢不得不然也初張所既受招撫使之命建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即渡河移司恩冀以所募兵內結陷虜兵民復懷衛濬三州解邢洺磁相中山之圍以圖收復真定既有期矣所

尚留京師、招集將佐、措置錢糧、而河北轉運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奏招撫司、搔擾、不當置司北京、且言所欲起北京屯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緣置招撫司、河北、盜賊白晝殺人、不若罷之、專以其事委帥臣、益張愨久爲河北都運、與益謙善、愨以余嘗沮其執政、故附潛善伯彥、相與謀使益謙爲此奏、以沮張所、而惑上意也、余奏上曰、張所畫一、乞置司北京、候措置就緒、日、渡河、令所尚留京師、以招集將佐、故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搔擾、而言不當置司、至於守兵器甲、不可輟那、當令招撫司、具合用數、申陳、自朝廷給

降可也朝廷以金人攻圍河北民無所歸聚爲盜賊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以解河北之急豈縁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京西群盜嘯聚攻掠州縣豈亦招撫司所致耶方時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畧益謙小臣乃敢非理公然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不懲之無以戒妄議而沮姦臣上乃令降旨招撫司依畫一置司北京就緒日疾速渡河不得抽摘守兵具合用器甲申朝廷應副如招撫到河北兵民嚴行鈐束無令作過張益謙令分析以聞尚書省旣剳下矣樞密院復以益謙申狀將上取旨凡千餘言痛詆招撫司令北

京行下州縣、出牓後數日、乃關過尚書省、余始見之、乃以樞密院晝旨、并尚書省元降指揮、同將上進呈、與伯彥懲爭於上前、余奏曰、張益謙所奏皆細故、情涉觀望、尚書省已得旨行下、而樞密院又別取旨、痛詆訾之、此何理也、不過欲與益謙相表裏以細故而害大計、沮抑張所耳、朝廷以兵力不足、而河北之事急、故委張所以招撫、因兵民盜賊之力、以捍強敵、而復故地、今措置甫就緒、行且成功、而沮抑之如此、州縣將士、知朝廷議論不同、安肯協力、棄事功於垂成、良可惜也、臣不知朝廷之於張所、欲其成邪、欲其敗

邪欲其成則不當沮抑之如此欲其敗則不若罷去之無使挾私害公而不為國家慮也沮抑一張所有何所難致誤國家之大計使河北兵民盡為金人之所得河北州縣盡為金人之所有中原且弗能保將誰任其責靖康間惟朝廷議論不同無以公滅私之意遂及禍故今豈可復蹈覆車之轍耶伯彥懿無以對第云初不知尚書省已降指揮上乃令樞密院取正作依前降指揮施行既不得遲即為傳亮之事初王瓔傳亮既受命為經制使副即具畫一申朝廷以謂河東州縣多為金人所陷沒至與陝西連接如河

中府解州、亦爲所據、與陝府相對、以河爲界、今經制司所得兵、總及萬人、皆烏合之衆、其間多招安盜賊、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拊循、難以取勝、乞於陝府置司、訓練措置、召募陝西正兵弓箭手之在民間、不出者、及將家子弟、不旬月間、可得二萬人、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兵、以童貫總兵、賞罰不明、皆藏於民間不出、每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故瓚亮欲厚資給、以募之、皆一可以當百也、與正兵相爲表裏、其勝可必、且一面結連河東、山寨豪傑、度州縣可復、卽復之、可以渡河、卽乘機進討、以收復河陽河中解州、沿河一

帶、據險以扼其衝、漸議深入、以復澤潞太原、顧當方面之寄、有肯從之、撥川綱之在陝西者、使召募西兵、又命陝西京西轉運司、悉力應副、璵亮行纔十餘日、樞密院復取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即日過河、亮申朝廷、以與前議、及元降指揮不同、今欲即令過河、無不可者、但河外皆金人界分、本司措置全未就緒、既過河後、何地可為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烏合之衆、使復為金人之所潰散、何自可以得兵、亮等不足惜、第恐有誤國事、余將上進呈奏曰、河東今日之勢、不同河北、所失不過數郡、其餘皆為朝廷守、王師渡河、猶有

駐泊得糧之處、河東州縣、大半陷沒、沿河一帶、自解州河中、至河陽懷衛、皆為金人所據、今經制司、軍旅未集、遽違前議、毆之渡河、遂為孤軍、倘為金人所覆、不知朝廷何所更得將佐士卒、當此一道、而經畧之、古者將帥不從中御、願且如前議、盡將帥之智慮、而責成、俟其淹曠時月、而無功、則朝廷自有法以待之、何必毆之若是之遽、而潛善伯彥、皆謂不使之亟渡河、且失機會、如亮等但欲逗遛耳、余曰、兵事不可遥度、目下亦未見有機會可乘、但當委任將帥、使擇利而動耳、今不䘏其措置未辦集、而毆之使渡河正所

以爲賊餌、不見其利也、且亮等受命而行纔十餘日、

甲明朝廷前後所降指揮不同、乃將帥之職、豈可便

以爲逗留、如趙充國堅執屯田之議、不聞宣帝以爲

罪也、臣以謂不若只依前降指揮爲便、上以潛善伯

彥執議、聖意頗惑、依違不決者累日、余留身極論其

理、且言潛善伯彥始極力以沮張所、賴聖度鑒察、不

得行其志、又極力以沮傅亮、蓋招撫河北、經制河東、

皆臣所建明、而張所傅亮、又臣所薦用、力沮二人、乃

所以沮臣、使不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

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乃

設心如此、如傅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以觀之、則情狀自見、上曰、俟批出、只令依元降指揮、於陝府置司、至翌日批出、乃云傅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蓋潛善留身密啓之也、余留御批、將上奏曰、臣昨日論傅亮事、已蒙宣諭、俟批出依元降指揮、繼奉御批、乃罷亮經制使、不知聖意所謂、上曰亮既以兵少不可渡河、不如且已、余奏曰、臣論傅亮乞降指揮、非謂不使之渡河、緣亮昨乞於陝府置司、與金人對壘、募兵訓練、擇利過河、收復州縣、朝廷已從其請、今行未半月、遽改命、使宗澤節制、即令過河、臣謂

不可者有三事從中御不盡將帥之慮一也軍旅未集驅烏合之衆渡河即成孤軍必爲金人之所潰二也軍潰之後朝廷未有將佐士卒可以當河東一道之寄三也故臣以改命爲非是當依前降指揮以責成功今乃緣臣爭論之故併與經制司罷之此必潛善等以私害公陰有以熒惑聖聽欲以沮臣使去耳臣荷陛下特達之知起自罪謫付以國柄方艱難之秋但知一意以爲國家苟可以持危扶顛者知無不爲庶幾仰副委任之萬一誠以傅亮經制河東乃今日所當爲之大者潛善等乃欲以非理沮罷之此而

可沮、則其他孰可爲者、今御批猶未施行、願陛下致察於此、倘容臣得待罪宰司、以圖報稱、不然臣豈敢尸祿貪冒寵榮、以虛負天下之責哉、上曰、如傅亮人材、今豈難得、余奏曰、臣嘗與亮款語、觀其謀畧智勇、眞可以爲大將、詢之士大夫、亦以爲然、今以爲經制副、使。姑試之耳、假以時月、必有可觀、使亮如其所請、臨敵退撓、而無成功、臣願受誤國之罪、今未嘗用而遽罷之、則不可、古之御將帥者、恐不如此、昔高祖何嘗自知韓信、但以蕭何薦之爲大將、設壇場、擇日而拜之、何之所以知信者、亦以屢與之語而已、使高祖

不能用何之言、而將韓信、則何亦必不敢當相位、今人材難得、而將帥之材尤為難、偶得一二、而朝廷所以輟那人兵、應副錢糧器甲者、種種辦具、非涉旬月、不能遣而啓行、未幾遂以寸紙罷之、待將帥之輕如此、孰不解體、此臣所以深為陛下惜也、且潛善所以必欲罷亮者、意不在亮、所以沮臣、陛下不察、則臣亦何敢安職、恐終無以助陛下致中興之功、上無語、余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必欲罷傳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骸骨歸田里、臣非敢輕為去就、更望陛下留神熟思之、使亮不罷、則臣何敢決去、因再拜

榻前、上猶慰諭、謂不須如此、余旣退、聞亮竟罷、乃入表劄求去、上遣御藥宣押赴都堂治事、余到堂、復上馬歸、再入第二表劄、皆批答不允、翌日遣御藥宣押赴後殿起居、隨宰執奏事訖、余留身上曰、卿所爭事小、何須便爲去就、余奏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恐不可謂之小事、倘以爲小、臣以去就爭之、而天意必不可回、臣亦安敢不去乎、因再拜榻前、復奏曰、臣以愚惷、仰荷聰知、初無左右先容之助、龍飛之初、首命爲相、潛善伯彥自以謂有攀附之功、乃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

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及請料理河北河東兩路、車駕巡幸、宜留中原、皆與之不同、而獨蒙陛下、嘉納聽從、固宜爲其娟嫉、無所不至、方潛善未相所以譖愬指摘臣者、不過欲爲相而已、今旣已相、而猶沮抑不已以是爲非、變白爲黑、此不過欲臣去耳、臣立於群枉之中、獨賴陛下察之、得以盡區區之愚、如傅亮之來曉然無可疑者、又不蒙聖察、是臣薦進人材、不足用議論國事、不足採、其失職大矣、豈敢復任宰相哉、方朝廷承平無事之時、宰相猶可尸祿備員、以月寵榮今艱難多故之秋、當惜分陰、人主以其相爲不足任、

則當亟罷、人臣自度不能其任、則當亟去之、臣自度終無以當陛下之委任、而副天下之責望、敢久居此、妨賢路哉、且臣嘗建議車駕巡幸、不可以去中原、潜善等必以此動搖聖意、故力沮張所傅亮、而去臣、臣東南人、豈不願奉陛下、順流東下、爲安便哉、顧車駕巡幸、實天下人心之所繫、中國形勢之所在、一去中原、則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願陛下以宗社爲心、以生靈爲意、以二聖未還爲念、留神於此、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臣仰荷天地之德、雖去左右、豈敢一日忘陛下、不勝犬馬依戀激

切之至、因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余曰、公

央於進退之義得矣、顧讒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柰

何、余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盡事君之道、

不可、則全吾進退之節而已、患禍非所䘏也、畏患禍

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

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降麻告廷、除觀文殿大學士提

舉杭州洞霄宮、加食邑實封、時八月十八日也、麻制

中、乃以余募兵買馬、勸民出財爲罪、又謂行遣僞命

臣寮、爲報私怨、納御批除目、爲慢君命、不責彥國、爲

黨庇姻戚、爭議傅亮渡河、爲沮格王師、如此類十數

事、皆潛善容以付詞臣、余具表劄辭免、不敢當觀文殿大學士、降詔不允、是時尚未受左僕射之命、有旨令閤門併賜兩告、不得已拜受陳謝、即行、以九月半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於秀州、宿留不敢行者半月、繼聞其掠毗陵、焚丹陽、遂以客舟由外江、歸梁谿、而言者再論麻制中、所指以爲罪者、又言余傾家貲以犒叛卒、爲緋巾數千頂、與之、遣弟逕賊陰與之通、朝廷不復究問其實、有旨落職、令鄂州居住、讒謗如此、自非上恩保全、有以照見其無他、雖欲處江湖之善地、豈可得也、聞命即由江東西、以抵武昌、適江

上盜賊紛擾權寓居于蜀邑之崇陽僧舍中暇日閱
建炎初備位宰司日記追思以迂拙甚陋之姿荷上
知遇付以國事當軸秉鈞纔七十有五日竟以讒罷
曾無涓埃之補而罪釁之積有踰丘山尚竊廩祿飽
食而逸居慙赧深矣然余旣罷之後張所亦以罪去
傅亮辭以母病不赴行在而歸陝西招撫經制司皆
廢車駕遂東巡而兩河郡縣皆陷于賊金人以次年
春擾京東西深入關輔殘破尤甚此豈人力也哉因
取進退之大槩次第而總敘之并夫制誥詔命書疏
表劄編纂附著合爲十卷目之曰建炎進退志庶幾

覽者有所考焉、至於臣僚之所建明、四方之所陳請、
陟降人材、改革政事、自有史官書之、此不復錄、建炎
二年、十月二十日具位李綱敘、

統計二萬二千六百九十八字

